蘇齋唐碑選

蘇齋題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齋唐碑選

翁方綱撰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蘇齋唐碑選

清 翁方綱撰

昔竇尚書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逺。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眞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唐石眞本矣。詳具續書册內。

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賦。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實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眞。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墨。近歸臨川李氏。有重摹本行世。方毅記。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眞。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眞本不可。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近歸南海葉雲谷摹刻於友石齋

帖中方毅記。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眞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眞本。聞藏平望汪氏。近聞歸吳縣某氏。欲謀重刻。丁酉八月。方毅記。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另有詳說。見下册。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府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尙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方象贊。卽山陰遺矩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關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并碑前年月。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並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遜之。薛稷字嗣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尙有薛純陁大書砥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拓。至今尙未得見。姑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眞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記。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澹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之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并陰。（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弟。宋元章謂其不遜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竇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寧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曩選唐正書五十種。玆更擇其最上選三十六種。爲　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曩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六種。茲式亭復以素册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温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眞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篛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篛林、徐壇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眞詣。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有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脚每失之笨鈍。尙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眞。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考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眞際耳。

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此碑之末。大失眞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廿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據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卽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

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眞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尙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臍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參焉可耳

以上補前册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塼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碑。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彝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丁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道光乙酉九秋。借鈔於邗上寓齋。方穀。
道光戊戌冬日。從方穀借得。越歲己亥四月四日。鈔於撫粵使者署中。雪逸。

右蘇齋唐碑選二册合一卷乃　先資政公手錄本方毅姓何氏名溱錢塘人當道光戊戌己亥間與　先公同在長白怡良公幕府卽所謂撫粵使者署中也大抵蘇齋書學以化度爲宗故其議論率不外是然攷據之精詳愼密千古以來實無其匹讀者審之同治十有三年四月丙申歸安姚覲元校栞記

蘇齋題跋

翁方綱撰

本館據涉聞梓舊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蘇齋題跋

蘇齋題跋。爲錢唐何君方穀漆所傳錄。其天際烏雲帖。歐陽千文辨。化度寺張遷碑。等數十條。從新篁張氏本補錄。兩本參校。各有不同。今就全集中互有詳略者。並刻之。甲寅春日。海昌蔣光煦識。

蘇齋題跋卷上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册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爲篆體唯字恐未然耳

款識一册卅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葉夏壺以下有宋人青牋紙書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册前亦以此四字冠首也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摹得者何啻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册昔嘗與宋搨武梁祠册同在馬衍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册歸黃秋盦而此册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予前歲於泺上訪武梁祠闕得借觀其册今復得借此册摩挲二旬之久古器精靈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

黃秋盦屢爲予言此册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月翁方綱記

書舊本張遷碑後卽題硯册

東平蕩陰碑東里四字泐吾嘗搨石膚髣髴潤與色色字數十年前拓本尚微可辨潤字舊拓本亦罕存者是年使金陵驛館秦淮側汪生古之狂爲我撚石墨古蠟光瑩然四字千鈞力秋燈水檻陰素油手揚勒歸來初冬初霜曉拜堵城碑亭庳門畔州牧共攄臆召南懿于棠纘戎斯其職二句隱括碑內語末行僭書名十載愆追憶今又三十秋幸未苔蘚蝕爾日手植材宦達圭璋特得膺茲牧良蘐沛功繁殖臺生季良予己亥典江南鄉試所得士也今以課最擢東平牧適來都門共論此碑嚴苦此碑作蘐沛蘇齋鉛槧餘奇觚重拂拭嘉禾寶硯匣古香同慨息鄭祠片石銘天寶七載刻借此隸爲題適與碑相值張家故實垂頌自名卿得何論吉與揮討論更脩飾一寸書田腴千秋同報國羣雲昔江東春雨今硯北若農稽既勤相滋著而黑表頌卽硯牋更益根本植系諸亭下圖知我言不食

乾隆己亥秋典試江甯榜發後汪子容甫以張遷碑古本見示手摹東里潤色四字於行篋十月朔道出東平親到碑下題字石間是冬恰得此舊拓本繪觀碑圖以記之今三十年矣而是榜第三人臺生來牧此州擢覲入都相與感述墨緣而適值叔未孝廉以所得新鄭大夫廟碑殘石琢硯屬題因臨此四字以弁册端幷附小詩於後嘉慶己巳春三月望後二日北平翁方綱

跋羣玉堂米帖

南宋末韓侂胄自鐫其所藏墨跡向若水所摹勒凡十卷名閱古堂帖至開禧末韓以罪誅嘉定改元此石取入祕省改名羣玉堂帖其第八卷是米元章書此大行書米老自敍書法是其第八卷之下也

董文敏云羣玉堂帖世所罕見至有對面不識者觀此語可見百餘年前已難覩矣
貝旁右下借挑之法後來文衡山本於此
明長洲杜大綬錄羣玉堂帖釋文與此小有不合雖不能盡疑之然恐有闕文
米公寫廿頭左邊橫挑先帶右直而後再作右邊橫點以此廿頭定眞僞最易見其寫芾字卽是如此市是一直穿橫而下其作點者僞也
柳書金剛經在慶元府官廨進思堂今浙江甯波也此石刻不存久矣
柳出於歐此米老心得之語又米老最賞柳公綽書此其所以能追晉法也
米公自言學褚最久此其一生精詣所及到處不如此不足以仰窺晉法也
此帖云段季者蓋墨卿之族段文昌也然唐史表傳皆莫由詳其系次矣　唐元和間人　景雲寺塔及李詠墓志皆其書幷篆
周平園集云米書從唐人羅讓入手而此篇自敍不言及者何也羅讓書貞元五年襄州學記蓋米老家藏舊拓本
師宜官不聞有所書碑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劉寬碑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而不言何人所書以趙明誠不能考知其誰書而米以爲師宜官未知何所據也
末幅摹竹簡鼎銘蓋不欲以今體書自居也岳倦翁亦竟以六書之統緒歸之矣

米意不取小字。誠恐啓後學淩躐高談。棄小楷不學。而專趨大行草之漸耳。

嘉慶乙丑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爲戟園老友題此册。北平翁方綱。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如九歌、姚恭公碑。皆久無眞本。此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晉法。斂入神骨。當爲歐帖中無上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遺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奴。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岳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卽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一字通師。此可備官奴帖後一則故實也。

虛舟跋云。附與付。古通用。非也。此帖內以姤爲垢。以研爲妍。以祐爲祜。以瞿爲翟。蓋皆老年涉筆之誤。正足以見其眞意。觀者勿以此致疑可矣。豈其通用之謂哉。

此帖當與化度寺碑同論。乃虛舟跋內品及溫公碑而不言化度何也。虛舟嘗自跋續書千文云。唐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今予但見鉤本。已謂當與化度並論。此帖之神妙。固不必言。顧必欲推爲在化度上。則吾今固尙未見眞拓本。未敢遽以臆定之。然虛舟既見眞拓。而此跋止於如此。則豈醴泉、溫公二碑可躋化度上乎。吾每憾虛舟先生學歐而不識化度之妙。故於晉法邈乎未逮。今觀斯跋。則此千文之所以妙。正未知虛舟胸中劑量分寸。究竟何如矣。

乾隆己酉七月。予於南昌使院。扃門試士。而夢華居士於其友人所。見此墨寶。惓惓以不得多借留數日。俟予徹扃一見爲恨。其後十日。試事旣竣。夢華亦將之山左。瀕行裝矣。過予院齋話別。以此鉤本見眎。爰命小史雙鉤一通。幷系小跋於後。以志居士慇慇同篤古歡之意。八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書。

跋自臨天際烏雲帖

宋蘇文忠公書。嵩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卅八年購。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舊藏檇李項氏。跋稱尙有吳文定跋。今已失去。又柯丹邱跋。末失去十八字。（經長安莫浩至正三年夏五月丹邱柯九思書）張貞居詩。失去前五首。原是卷子。不知何時改爲册。方綱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購得之。今壬辰五月廿九日。爲宮詹錢七兄鐘石先生臨此。又倩古歡羅兩峯繪君謨夢中詩首二句爲圖而

詩之庶以彷彿前賢往復嗟賞之意是日識於孫公園寓舍之青棠書屋

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直至其出知興甯之前此廿餘年間手迹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由誤也予昔見貞觀鄜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又米老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跋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觀者幸勿以爲疑耳乾隆壬子秋九月北平翁方綱識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盦九兄題五首

韻勝元從骨勝來外間狂草信輿臺馮班何焯津梁在肯許良常問溯洄王虛舟每識枝山骨韻未清蓋未見此種行楷耳

裕家册子繡金鍼可但朱絲得法深百鍊剛來柔遶指中間數筆似雲林此卷極似褚河南書文皇哀册以褚書此册二摹本對看旬月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盦九兄題五首　卷中有華陽樓印補庵居士印豐道生嘗爲華氏作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天球河圖比重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在枝山書此卷後四十餘年矣

眞賞齋中結勝緣華陽樓榭好山川夏承婁壽論籤笈迴溯流風四十年眞賞齋印

虎搏胡鬍語未奇蒼官石丈氣淋漓當時落筆如風雨此老多應造化師

半載馳書訊濟甯江東羊薄眼俱青旁人莫笑干支誤神似鄜州瑤室銘始備見陰陽離合之所以然此卷以丁卯誤爲丁丑故用貞觀寶室寺鐘銘爲比

今年春三月三日方綱按試道出沛上秋會具舟相迓支篷啜麪同賞此卷輒題二字於前明日雨後宿鄒縣燈下作二詩以寄題之卽此第一首及末章也其秋還濟南夢寐之間時在此卷因復寓書至沛上借卷重觀秋會不吝珍祕馳以見付自秋至冬百有餘日無時不陳几上復得三詩合前凡五首書於其後蓋予所見祝書未有過於此者矣今將緘還幷爲識此十月朔旦方綱

題集古器銘册

昔漁洋竹垞諸前輩金石詩跋予惟見甘泉未央瓦册今在侯官林氏耳近日如吾受笙暨阮芸臺秦敦夫張叔未葉東卿每持所集古器物銘屬題而受笙選擇尤審如漁洋所詠焦山鼎予辨其非眞此則無之予又嘗以王述庵所藏建昭燈款證厲樊榭之誤張叔未所藏黃山鐙款證薛氏款識之誤此二拓本乃具有之信乎可與道古矣癸酉夏六月十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建昭雁足鐙在王述庵齋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而有西漢字二段可寶也厲樊榭所賦竟甯元年雁足鐙誤以省爲首遂致傅會薛尙功款識予嘗据此以訂正之建昭雁足鐙

据漢志黃山宮在槐里梁山宮在好時足以訂正薛尙功梁王貢銅之誤黃山鐙

此尺孔東塘所得今藏閴里嘉慶壬申漢陽葉東卿以洋銅精摹毫髮不差予齋亦獲藏其一雖曲阜有摹本亦不能及然此則眞本也建初尺

題集古石墨册

西狹頌前刻此二行亦下辨仇靖書也今所拓者又不及此遠矣寶之寶之嘉慶庚午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手書不是信傳聞下辨仇君記李君更在熹平石經上世間景慶此星雲

右題鼉池五瑞石刻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登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皆在蔡邕之前

孝謙隸楷啓初唐尚勝龍門古驗方我正遠追光伯筆杜江陽溯杜當陽

阮雲臺中丞跋因北朝諸石刻而及北朝經學也予於北朝碑最愛北齋樊孝謙所書孔廟碑有嘗攷徐遵明諸家撰述世已罕有惟於宋江陽杜進士獻可所輯春秋諸家義尚見劉氏規過之書耳嘉慶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廿日方綱

跋董文敏書

此卷吳跋甲子冬月不知是某甲子若是國朝康熙廿三年則不應在史公之前若是前明天啓四年則董文敏尚在不當云從先生遊見其晚年書也且如果此人及見董文敏則其跋云此卷乃先生在詞林時所書計其年是萬歷丙午丁未間此語未可信也董文敏自萬歷己丑選詞館後至萬歷末三十餘年皆官翰林何獨舉丙午丁未二歲耶且丙午歲文敏使楚丁未歲還里又不得云在詞林時也況此卷署

名。下有宗伯學士印。文敏天啓三年癸亥秋。擢禮部右侍郎。兼協理詹事。又在此後廿餘年矣。此人於文敏平生出處。中外經歷之蹟。皆不深知。而何以得云從先生遊乎。史公卽溧陽閣老之祖。康熙六年丁未入翰林。距文敏之卒。財廿餘年。此吳跋又在史跋之前。而何以致有攷誤。是皆不可解也。

此書固是眞蹟無疑。然其中亦實有疏率處。昨見墨卿所藏董書册。有趙味辛跋云。董書生拙爲上。精能次之。此誠知書者之言也。然愚謂董書不甚留意結構。往往隨筆揮灑。以爲化境。亦未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致使好高者反略其本家筆法。而專賞其隨意之作。是又未嘗非賢智者之過矣。書家究竟當以神骨與結構並重。豈得竟拋荒結構。而高談神骨。試問神骨奚從出乎。然墨卿所藏董書一册。實臻化境。是以此論不發於彼。而於此卷發之。

嘉慶乙丑仲春四日。爲荷屋老友題。

辨化度寺書

敬候夢華三兄近禧。前次承惠寄吳門所鉤摹孟法師碑廿五字。此方見眞矣。至感至感。彼時匆匆未及回答也。久聞此二帖。自繆氏售出。但不知尊札所云巨家者。姓氏能見示否。再能便中更爲多鉤出數行否。無厭之請。曷勝感荷。眞不啻一字百朋之惠耳。屬題二詩。草草奉上。其化度。則據札內所開行款闕泐之狀。弟竟見過如此一樣二本。一是元末明初王孟揚所藏。王僎字孟揚亦稱王虛舟。一則元代名賢趙松雪以下。凡

十三跋。載於橋李郁氏書畫記者。弟亦得借觀之。此二本行款闕泐。與今尊札所見者。竟是一模一樣。此本雖經元代名公鑒賞。然是宋翻宋拓者。今就弟所記出可憑據之處。開出數條。粘作小册寄覽。以資印證。務乞便中再將此本借來一對。是否即此所開出數條之本。再求示知。以慰懸念。至要至要。若便中見宋芝山。祈代致欲借觀其所藏定武蘭亭。務求覓妥便見寄。此刻不及寫專札也。諸惟珍攝不具。臨穎馳切。二月十二日。方綱頓首。

印證吳門繆氏所藏化度寺碑。略舉數條。粘爲一册。

第一行寺字末筆一趯。其尖過俯向下。全失原本之法。第一葉前半第六行。碑正文。第二行和字。中間一撇。在上橫下直二筆之正中。此蘭亭正局也。此本禾內中撇太過。俯垂向下。大失之矣。

第一葉後半第五行。控鶴乘鸞句。鶴字右鳥中橫之外出處。長過下肩半分許。而末彎迴鉤之勢緩弱向下。全失原本深厚沖和內抱之神理。鸞下之鳥亦然。

第三葉後半葉之第四行。始自趍庭句。趍字走末捺腳中間方折頓勢。纔及下夕內點之半。實傷過短。

第四葉第五行。身心俱淨句。淨字爭之末筆。低於爭腳一釐許。

第七葉第二行。被勅二字間。可有紙斷接之痕否。至要至要。

此本共九百二十許字。銘文之末。樂永謝重昏。至此五字止。請再細對鮮于伯幾所題之本。即是此本否。

如是此本則此是宋刻宋搨非唐石也

陸謹庭所藏陸儼山手跋之本字少而最精蔣春舉所收繆文子本用墨雖有失處然此二本皆實是唐石眞本

謹庭說吳門繆氏家藏化度凡七百餘字實不止七百餘前有鮮于困學題籤困學跋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爲第一後有十數跋內有一長跋

題畫梅册

天瓶齋寫梅十幅又自書前人句令人不敢更賦梅花矣故用書家筆髓拈出之附系二小詩於後

天瓶書法我無詩特寫空山雪後枝恨未添鬚圈瓣處料量撅押鐵鉤時

永和寫論付官奴夢到梁唐舊本無別有橫斜疎放處劍南老眼澈冰壺予有宋拓樂毅論得天品題如此

嘉慶辛未春二月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九

得天居士臨晉人書蕭散簡遠其神韻卻在張長史授顏魯公用筆處

楊補之書深於率更法其寫生亦然

臨褚河南書乃借徑於米老此可悟米老運腕題壁法昔人踏雪觀瘞鶴銘雖與米老題字同勒厓側乃正是米書追仿不到處

六朝人書。吾獨愛陶貞白。所謂松風之夢故在。

徐墳長品頴井蘭亭曰。此琴聲也。予則拈出米老旁挂一小快字。足以當之。

得天居士題黃庭。尙存晉人蕭散意。

得天題趙子固所藏落水蘭亭卷後云。古今人相照。正在此圓鏡中。

得天題宋拓秘閣本樂毅論。得味外味。本於劍南集。正在橫斜疏放處。

得天作褚中令書。極有韻勝處。卻是郎官石記本色。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攷

世傳所謂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据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屏息上脫去不得二字。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其墨迹在何處。是以攷訂家不得所證据也。以上海潘氏所刻本驗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是以孫月峯松江碑目云。趙子昂蘭亭十六跋。而上海縣志。誤作十八跋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頃閒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此在至元己丑後之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

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卽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堂帖裝册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驗鐫字人劉雨若名一行正在丙舍跋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鎭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樞字印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鎭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已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是時子昂官兵部郎中在京師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則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傅朋所藏定武五字損本卷內有傅朋自跋幷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幷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眞本也此卷載於安氏書畫記其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自臨禊帖也當無第二本卽使趙文敏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本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沈著雖學禊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宣

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卷經涿鹿馮氏收藏。是乃董香光定爲十三跋之眞本。而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卽是此本。不得因馮氏快雪堂帖鉤勒上石時。偶脫失不得二字。及解日二字。而遂致疑也。至於上海潘氏所刻一石。在當時孫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氏觀妙齋金石攷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之本。支派又繁矣。豈但蘭亭成聚訟哉。所憾涿鹿馮氏上石時。未嘗詳系其原委也。且何以不刻薛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致啓後人紛紛疑辨。是則馮氏疎於攷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嘉慶七年。歲在壬戌。暮春之初。爲裴山老友書。方綱。

裴岑碑

漢永和三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今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牛眞谷云。此碑以篆爲隸。予按此碑。乃是由篆變隸之漸。不可直目爲篆也。內凡口字。皆於方寓圓。是爲原刻眞本也。其摹本則直作圓筆耳。

東漢石墨。以永平六年郭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畫石刻。內有永建四年邵善君所題字。再次則此碑最古矣。此皆足與五鳳二年石刻相證者也。

往在館下。與吾友錢坤一褚左巽題此拓本賦詩。今四十年矣。後與黃小松、桂未谷。往復辨訂。今又廿年餘矣。因爲叙未題此。幷識於後。壬戌五月望日。

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拓本有二。此其東闕也。故字末腳。史字右半。皆視今拓多出寸半。以較明末所拓。惟史字末腳少寸許耳。蓋百餘年前拓本也。芝山得此於揚州。攜入都以見示。爲識其概。乾隆五十九年秋九月朔。北平翁方綱。

石蜀石墨。未有古於此者。昔王漁洋使蜀。尚能詳記之。今日知者罕矣。乙卯七月四日識。

畫石題字

漢畫石刻。凡二紙。其一下有隸書廿六字云。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畫更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蓋平原之循吏沒。而邑人故吏。爲造堂闕者也。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題。祝其安神之義也。濕陰前志作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它合反。說之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㬎午合反。故濕从㬎聲。濕即漯字。而濕爲正。漯則隸體之變爾。與燥溼之字不同也。是刻尚在武梁祠堂畫象之前。而中間無題記人物之字。從來著錄金石家。皆罕有見

之者。洪氏隸續云。於朱希眞家見二碑。雖有車馬人物之狀。然不可得而強名者。其此之類歟。

乾隆壬寅夏六月朔日。北平翁方綱。書于石墨書樓。

禮器碑題名殘字

禮器碑。山陽金鄉。及項伯脩字。知者最罕。丁巳秋七月十四日。北平翁方綱。

漢西嶽華山廟碑

長垣商邱詒晉齋所藏。無闕字標册翦本。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獲觀題記。

漢碑惟郙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鐘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摹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拙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壽門鉤摹時。尙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卽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幷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

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

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即豐南禺所藏本見於餂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蘇齋摹長垣商邱詒晉齋本

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王子文題名

王文蓀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蓀名鵬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關全寨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蓀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巳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王鐸跋

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帖共論之竹垞所品尚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硯書覃溪翁方綱

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喜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荊公王孟穀皆和作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恭伯陳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拓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

卽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傅。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木。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飲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聞錢氏又售於邱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鉤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無稍掩畫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四明嘉定揚州禮軸整本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榭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子齋。鉤摹成軸者。亦卽此本

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作。

經師兼及萬金石。跋尾曾聞秘甬東。未覩石間唐宋蹟。誰追窗影廓填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南禺雪瓜鴻。廿載紫雲堂下夢。憑闌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紫雲書屋也。此內無辛楣跋。亦猶在四明時無豐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亦無長垣跋爾。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嘿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鉤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層。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於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眞耳。方綱又書。

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

案全榭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榭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升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第未知榭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倘爲聚合。以快一觀。稽首稽首。敬志敬志。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鉤摹見寄。今予已廓填裝成巨軸矣。十年舊夢。竟得踐言也。

華陰東郭王朱標册劄本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卽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幷諸跋鉤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假史明、二人者善裝演。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說何氏號粟峯）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暹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徽君吳江陸盧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鉤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尚書犖得。原碑卽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犖得之。卽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竹君鉤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卽商邱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鉤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鉤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卽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卽此本。蓋原石弟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

持節祀焉節字未行杜遷石三字遣書佐書字又鄆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壁延平劒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修如皐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二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山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譌）已轉畀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州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

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華山廟碑歌爲竹君學使賦

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於此碑惜謂出中郎重摩挲或云會稽攷古誤太史郎那中

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稱圭信否圖經訛箭筈門間殿基砌嘉靖年以麅沙劘趙函所以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蠅楷如擘窠椒花舫深塵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溯周禮職方氏下薦巡狩豐年歌霸陵新豐地特紀哀君孫君績駢羅昭卬瞻仰女汝合鑒亭字更加切磋（碑以鑒爲監亭爲亭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蕭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委韓詩鄭易諺則那篆與隸分遞所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於光和建寧之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鎔金屈鐵七百字金精白帝高嵯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義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駒雲雛二東子墨莊樓中同手摩郭髯題曰郭香察小史遞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寶方于魯亦矜丸螺松談閣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顧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木匣抵千金缺君精六書勝於郭尉律不止言虞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昔人每用吉金擬但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談漢隸婁機字原較若何甲午正月

蘇齋羣華陰東郭王朱本

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爲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瘦同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簫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善宛出氊椎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視方爲眞。陸云欲臨三百遍，前後巧拙奚斷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肹蠁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倘亦杜郭鄰。兼旬催我始落筆，霽景正值澄秋旻。銜光墨縷引一髮，倏忽倒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通天箭筈口，嶽蓮雲斷橫關津。孰云方整即奇古，要信妥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髣髴，徒與洪婁追後塵。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躡五千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磨片石，兒孫雖遠氣脉親。世間眞復有二本，與雲觸石孰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王井濱。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鉤本見示，即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爲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纔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鉤摹太拙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綆汲，史晨夏承約略間，次仲蕆斯相出入，可憐今代顧文學，撐拒洪婁頗岌岌。買璞周人腊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拓論氣

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已變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續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膏馥裔。嵚光譽揚動積旬。河北關西盡吾笈。日明如水墨如珠。欵是蓮峯雲氣溼。雙鉤更不費神描。篆縷空煙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嶽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嗜古皆商邱。商邱三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瞻雙鉤。冬心先生大滌住。金壽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腊假。奇在二本鍼石投。一百五處玉璽合。儼八萬戶凹丸修。華陰本闕月微胸。前脇後尾纖纖留。尚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遒。漢隸於斯特小變。遒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叅以七經尚書法。雁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傲褚與牛。昨者中丞嶽祠葺。紙本摹寄煩置郵。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磨萬墨工未鳩。萬墨伯恭齋名。盡刻前賢跋贊詠。十日據案精校讐。未知西陂嚾賞日。賓明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倘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虯。必驚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歊雲浮。然後殘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儔。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更窮石泥銀牒紀。鉤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續。神之式之同咨疇。松風吹沸墨花舞。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校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援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之函云。郭香乃蒲中郎書邪。今雖不能定爲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於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謂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二三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爲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攷高直闕、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於碑額廟字旁作广。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爲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爲漢隸第一。愚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百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鉤本。漫堂雙鉤。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鉤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

之物。方綱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幷臨其跋語數條。裝册而書於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碁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於地震。亦必尙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顧王三跋。別爲册。顧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鉤。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援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虛衈舉馮是也。二曰古通字。靈脩假趾亨摩大共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庡殷與秦盛登風發起精銘曰奄州惟恭尉陰臨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寔其年農剌巖荒梁雍展歙番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前亡西深垂于棄舞漢兼章馨吉無明京陵得掾德勅顓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從施是虞原峻朋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闕字從夕。則併寓三五盈闕之

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攴爲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尙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書夜躭玩。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倘力能市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其聞斯言已。是日又書。

借華山廟碑鉤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幷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大小。款銘底問漢西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方員平直中。仰止高山驚一翮。後來大海等羣鴻。張遷碑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古文彗本不從山。東亥平量漫等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三峯石臼逕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續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庾安西。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歘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花夢。一夜松聲來拂衣。椒花舫子香氤氳。古鼎照人非墨痕。我謀款識徧鉛槧。薛尙功溯揚子雲。玉煙一片割歙鋟。安得良工肖苦心。比似禹碑青赤字。不愁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於寶蘇室。方綱。

漢石經尙書論語殘碑

隸釋云。石經尙書殘碑。較孔安國尙書。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方綱案此所謂多少幾字者。僅指洪氏所得見者言之。今若以孔本度其全碑之字。合存與闕計之。尙書盤庚篇之五行。

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論語爲政篇之八行。第一行連空格凡七十六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三字。第四行七十五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七十二字。第七行七十一字。堯曰篇之四行。第一行七十四字。第二行七十九字。第三行七十四字。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其每行之數不同者。則或經文有增損。較今板本不同者。不可以臆知矣。

宋乾道中洪适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吾邱衍云。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眞古碑。竊以蓬萊閣石刻。不見于諸家著錄。隸釋所載。則尚書五百四十七字。魯詩百七十三字。儀禮四十五字。公羊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一字。其爲八石。或牽連接續鐫之。或每段別自起訖。皆未可知。今堯曰篇文自起一行。前無鄰接之字。而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然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尚有全字。而洪皆云闕。則或疑其未必是蓬萊閣重刻本也。然洪所云闕者。如禮器碑更字、國字之類。今拓本尚有可辨。則或當日偶未細檢者。尚不止此碑。而重摹漢石經者。復有成都胡元質刻本。越州石氏重刻本。靖江王府重刻本。顧炎武謂見於鄒平張氏。京師孫氏家者。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似乎所見卽是此本。特字

數未之核爾。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直以爲蔡邕原本。謂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然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逌見論語第一至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八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二書所舉。與今本異者。蓋卽洪所見之本。而孫氏藏本。裝入硯山齋祕笈者。後爲華亭王鴻緒所得。長洲何焯猶及見之。何云。是越州石氏模本。然亦不言所以定爲石氏本之據。要之孫氏所得。卽此拓本之字。則灼然無疑者也。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廿六日。北平翁方綱跋。

洪氏又云。諸經字體各不同。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若然。則洪氏之論。固謂瘦勝於肥矣。今以此拓本證之。良然。廿七日晨起書。

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石經者。非也。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

近日吳中顧藹吉。著隸辨。謂曾摹北海孫氏藏本。然所錄字近百。名頗與此不合。蓋顧氏但據洪、婁二書爲之耳。非眞見石本也。

今年四月。陳吉士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來眡。凡六十七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逕漢尺二寸外。波勢亦適。既手摹之矣。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今見此本。迺爲釋然。毋論孝于之于。

及廋下無哉字與洪董合也今日客或有以小字疑者不知趙明誠已言蔡中郎小字八分矣且若使字至二寸外則六經文字將至數百碑十丈之堂所不能容矣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九月一日方綱

吾鄉孫退谷研山齋所藏漢石經殘字今在松江王周謨侍御處門人吳榷堂進士以楷書寫寄比予所摹黃秋盦藏本多凶德綏績四字又見白蒲姜退畊摹刻北海孫氏本止多德字右半而已何義門云孫退谷所藏漢石經是越州石氏模本愚案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見於寶刻叢編漢石經在焉其摹刻歲月雖不可考大約與洪氏蓬萊之刻其時當不相遠又適皆在越州則恐卽是洪氏之本耳北平翁方綱

漢武梁祠畫象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案王業字是工非王不待考辨而後知也卽石鼓遾車既王之王字亦是如此北平翁方綱

方綱案易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今觀武梁祠畫自黃帝以前伏戲祝誦神農衣皆短小可徵經義矣

又案此畫卦伏羲氏手持曲尺蓋以矩象畫卦也故於初造工業首以畫卦言之昔得吳門陸氏摹本與張石公舍人頊同觀不公云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曲尺中間小尺

弦也。方圓皆有弦。邪逕相通之率也。圓爲句。方爲股。矩廣長也。小尺邪逕爲弦。其象爲△。因而圓之。逕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爲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歷。舍矩不能從事也。

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口罰未施。

方綱案耆即嗜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耆字。並不作者字。諸君蓋未見隸釋善本耳。又案沮誦乃黃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也。通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是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韻融字下。正與此合矣。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方綱案易。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注。古者耜一金。疏謂耒頭金。金廣五寸。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非古制矣。然說文。耒。兩刃臿也。從木。𠦂象形。宋魏曰耒也。互瓜切。相臿也。詳里切。或作𣏌。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耒相𣏌皆一物也。合以證之。初未嘗必以一金爲古制。而說文所解小豪非興於漢。以其耒從木。𠦂象形。耒者。𠦂乃分別之勢。則耒端之兩分。蓋亦非必起於後世矣。正可援說文此條。以詁周易斲木之義者也。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制衣裳。立宮宅。

方綱案通鑑。黃帝用甲兵。制陳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晝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此段所言。造兵井田云云者。卽其事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方綱案顧南原云。勳諸碑从裘。省爲重。此復變重爲童。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洪氏隸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拓本偶闕。非原泐也。翁方綱。

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爲肉刑。

方綱案此退字。實非遏字。洪氏初不誤也。以今所見拓本驗之。退字無疑。

方綱案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也。漢書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此條並可與鄭司農釋周官禮之義。相參證也。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孚來方。後世凱式。口口蠲綱。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靈來方。後世凱式。口口無綱。此條方綱審定。改正釋文如此。來方者。即將來之義。猶言方來。又言方將也。

讒言三至。慈母投杼。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方綱補錄。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張石公曰。輈應在車下。二馬駕之。輈在二馬間也。今畫輈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案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庾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圖漢時所畫。恐未必盡合於周制也。若蓋桯達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按偏卽偏字。

方綱按第一跋小印模糊。下有鑒字。未考其爲何人。然以模作禾旁。誤也。往者高郵王石臞。念孫。說此字。凡二數條。今日在沇州使院。予門人南城王實齋。聘珍。亦爲此字辯縷援引。甚爲博洽。然予以爲此漢世肯史之書。偶有通變。不足異爾。

方綱於丁酉秋。聞秋盦說。揚州汪君雪礓家藏是册。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峯、江秋史。欲借觀而不得。至癸卯春。秋盦借吳門陸氏摹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幷詳記其畫像。甲辰春。又得江君所寄。油素影摹本。而秋盦復摹其隸書。來屬予題識。因合三本參互考證。著於予所譔兩漢金石記卷內。至丙午秋。秋盦於嘉

祥縣紫雲山竟全訪得武氏祠闕畫像。題字甚多。則洪氏所載於隸續者。一旦具得其石。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於是秋盦與予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眞矣。今汪氏竟以此册歸於秋盦。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册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册。亦倍有神交氣合之夙緣。既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區區石墨名樓。眞與秋盦共結小蓬萊之約矣。

朱竹垞跋。引史繩祖說。按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嘗受業於魏了翁。官至直煥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其大父武陽君。精篆隸。嘗撰隸格一編。以補鄱陽洪氏之書。其所藏武梁祠石像本。自完好如新。隸法可爲楷式。有其乾道丁亥自跋。又南宋衞博。號定奄。官樞密院編修。跋武氏石室畫像云。此本文字奇古。少譌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云。卽張如瑩尚書家所藏本也。定奄又云。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後四十年。纔得見之。蓋在宋時。此柘本之難得已如此。今見此册紙墨之古。豈卽衞氏所云張尚書本者耶。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冬十月二日。北平翁方綱。

漢王稚子二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

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按此六字。卽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卽靈字之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也。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爲匾。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人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册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龕所獲之不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鄐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韙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幷以告來者。

右王稚子闕之陰予所見殘拓本僅存前二行廿三字今據蜀都碎事補臨全文於此此文宋劉涇字巨濟所作凡楷書十一行行廿三字

宛邛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岷山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口口

此在闕上之第三層周遭行楷橫書今石已不存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彊口漢同來

此二段在闕上之第四層今石已不存一段直書一段八分橫書

建安吳栻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東秉同之邀口

右一段在闕上第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今石已不存

若犀筍與柱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口

右一段在第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今石已不存

以上凡五段皆後人題字今並未見拓本據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補錄于此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冬十月有五日北平翁方綱

漢魏君碑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凡存四百九十五字以校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七字秦下逝字輶奚之下闕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來字二書下之字番尋下軌字凡七字皆洪氏所無也碑內僊卽遷字麃字卽穆字其作穌者隸釋板本誤以參爲皇也券勞也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券爲倦既是倦之本字何煩訓解婁氏字原乃云券蓋倦字他碑所未用者又以置於㓞券券字之下蓋誤以从力者爲从刀也

洪氏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卽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其微露一二筆如系旁之類洪所未及耳周龍幼輿下一齊字當亦別是一人

是碑樸質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四行竟類韓勅禮器碑而又有下開唐隸處覃溪方綱

此泰安趙氏所舊藏世無二本也方綱又記

張石公舍人跋又補釋三處春秋六十確是六字予已據此補入釋文內矣至於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作分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騭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修正以此標本未翦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

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案原石橫列書之。先其上列。而後及其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爲序。迄未有以訂正而畫一之者。今得此條。始知洪氏所錄。皆依橫列爲序。自今可據以爲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因併附識于後。方綱。

漢靈臺碑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具界紋耳。此標册雖逐行翦截。然其中如軋𠓛之象二行。紙仍相連。雨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標工雖巧。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譌。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第二字。是刑字。卽形也。服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平字之下半微譌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讀二字。此三處。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卽而字。古而如通用也。又洪氏所未釋者。柜卽矩字。婁氏字源。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爲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㚔。上受苻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

則銘內云歷紀益千益卽益字洪婁二書所同益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案通鑑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後漢靈帝建寧五年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因拓本剝泐益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譌耳然就此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之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宛令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益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也裔字則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本雖是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譌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旣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以膠柱鼓瑟者愚是以第就其與洪婁所錄暨洪氏滂喜一章足相證者摹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其餘諸字如圖之爲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錄而亦未敢處處援以傳會恐涉於近日顧南原之所爲也乾隆乙巳秋七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識

崇如不頹頹與漼爲韻此頹字亦秋史所釋也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與此句可以互證也可舞八口以奏大章八下當是詠字蓋亦葛天氏八闋之類歟方綱

漢譙君碑

右小黃門譙敏碑幷額重刻本雖字畫失眞紙墨尙舊洪氏所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氏字恐借爲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是十字是年

七月丙戌朔則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隸釋之誤也覃谿方綱

漢朱伯靈殘碑

右漢故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計中間空闕處與洪氏隸釋正同而尙軼去大半是重刻本之僅存者字畫之古勁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當卽作中平原刻觀矣秋盦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瞽是碑三種屬爲跋尾三碑之中是碑最爲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邁種下似是書字解黨上一字左系旁右似疋以愚意度之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了微近系首拓本糢糊致譌耳爾乃之乃下半是口蓋原拓不甚分明鑒賞家幸勿作平頂觀也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卅三字有碁局紋今惟見界文餘不可考矣然歐陽公云于時幽州州下減一字以君爲御史中丞其後磨滅小歐陽又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所得是極殘損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譌爲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譌爲廣陵人也今見此殘拓抑又何減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爲圓在漢隸中爲最近篆者宜六朝變楷之後以永興嗣山陰也觀漢隸當合前後原流觀之乙巳秋七月廿三日跋此四條方綱

綠遏遙皆不確觀者勿信也此祖石在歐趙洪之前也方綱又書

邁種下是書惠二字惠字江秋史所釋的確不易卽此二字尙於重刻之本辨出則其祖石本在洪氏所

得一本之前何待言哉方綱

漢子游殘碑

嘉慶三年四月廿五日安陽令趙希璜得此石於縣北四十里之豐樂鎮西門豹祠內土人埋於地中灰沙蒙翳其友假師武君及徐柴二君爲助力洗剔乃稍可辨如此趙君自爲之記翁方綱

坿安陽新出四漢碑歌

安陽城北神祠廡漢四殘碑齊出土其一分爲左右二何減昔說任城五漢碑最著兗與濟褒斜石門太修阻安陽近在河豫間何人當穴爲楹礎柱折垣頹又幾年奇光鬱鬱今纔覩子游一碑歲永初一日元孫一孰祖其一大字最遒逸力似孔宙神飛舞一云辛酉三月日建元光和歲誰譜略云業在春秋學著錄百人傳訓詁得非嚴顏弟子行潁川鄢陵派齊魯銘文闕泐作者誰永建人書有誰語徘徊三歎世遼遠鸞鳳一翮珍鐵羽劉寬四石渺難得楊震四碑價奚取前年黃子與何君杏壇二刻重扶樹近來我輩金石癖果邀造物精靈聚十年不得趙生出三段記摹歐帖貯行春拜謁西門君好風來拂蘇齋牖徐柴二子力勤滌武君三禮功同剖（虛谷方著三禮義證）坿之三傳證六書寸許八分確萬古釋文豈但續洪婁作詩寄趙兼詶武墨卿使節過安陽定拓百本充囊褚擘窠題作四碑齋嘉慶三年歲戊午乾隆癸丑三月先子得孔君碣於孔林墻外親爲洗滌移置廟內小松司馬爲繪滌碑圖徵同人題詠

記事詩中所云蓋指此也方穀。

漢禮器碑陰題名

此在禮器碑陰末行。陳國苦虞崇伯宗之外邊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人書。韓明府衙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名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顧南原謂碑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篛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卿爲摹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碑）仇靖（西狹頌）仇紼（郙閣頌）孫興（張遷碑）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詳。鍾繇（百石卒史碑）蔡邕（夏承碑）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耿球碑無傳也。方綱又識。

魏范式碑

是碑洪氏已多闕文。隸續所列碑式無之。其行次位置。不可考矣。今以此舊拓本驗之。每行存二十二三字。下半剝泐。是通計二十許行也。又有洪所未錄數字。尙存髣髴。今亦不敢遽以補釋矣。此本秦安趙閻老家舊藏。後歸歷城郭氏。今歸錢塘黃秋盦。爲海內希有之蹟矣。先是戊戌夏。膠州崔君墨雲。得是碑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魚臺令莫君拓其文遺予。遂心爺魚門同觀。賦詩至今五年。果得見此舊拓本。信乎文字之緣。精靈感召。非偶然也。是碑舊說多誤。糾李嗣眞書品之文。予別有辨詳于後。癸卯臘月十

九日.北平翁方綱.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褾.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眞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合.卽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差.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寓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莊谷使人之便.寄來京師.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旣爲譬搨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所釋誤字一.(忠諒.洪氏誤作志諒.)潛心坐臥.其下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靑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若此.況李嗣眞在唐初.負盛苑重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德父金石錄.始糾嗣眞之誤.而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源.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家.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眞之謬妄.爲千人共掊者矣.予乃取李嗣眞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衞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邱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所書石經之一體言之.所

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巨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若范巨卿碑耳。此言本極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日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校耶。況卽使同出一手。而應詔莊敬之體。與平日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嶽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于本碑者。概不足信。此語以評唐宋以後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碑每條下。皆係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眞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此非深求漢唐接續之脈者。未易語也。予嘗竊謂漢碑自以韓叔節禮器碑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述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以是爲俎豆不祧之境墠焉。蓋嘗論書有形質有性情。若禮器諸碑。則形質性情。合同渾化。學者莫尋其端倪。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是非學人之拙。正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惟至於此碑。則形質

皆呈露爲性情。在唐初既見稱於李嗣眞。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且中郎爲漢隸之大宗。書家之正路。幸賴唐賢編論。必有師承。千百年之後。猶得借此一碑。爲之津逮。其於書學。或尙稍有補乎。今必謂指爲中郎書者。無所考據。而彼其駁之疑之者。抑又何嘗有所考據。不過一倡百和。喜於翻前人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辜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眞書後品之語。以爲范巨卿碑之定評。而予之得見此舊拓本。因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北平翁方綱。

張石公跋。謂嘖非蹟。然已。但訓爲至則非也。易繫辭蹟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化在嘖也。范注。陽氣潛地下。故云化在嘖。據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亦不當引說文也。廿日方綱識。

是碑褾册之首。有都省書畫之印。案是印爲元內府鑒藏所用。則是本爲宋拓無疑矣。特字有殘失者。所以更少於洪氏之本耳。甲辰二月二日。覃谿方綱識。

北齊造銅雀臺石龍門銘

北齊天保七年。修廣三臺宮殿。至九年竣。故此刻云。八年九年也。後三行人名。猶存古刻先上列後下列之式。亦考證者所宜知也。北平翁方綱識。

柮詩

高家丁丑到戊寅。銅雀臺造石輦門。千二百年片石出。拭苔弔古漳河濱。安陽趙令王學使。後先拓共蘇齋論。此臺雖是建安造。應劉七子無碑文。閻邪孫兒窖銘字。馬子石室謠誰聞。此銘乃計百代後。軍主幢主名猶存。爾時石書用石墨。兼隸楷仍隸分。鐫鑱凹凸古所笑。遺刻那辨隋與陳。文深仲瑤覓不得。我方日辨歐虞眞。大河迢迢水花綠。爲我柱銘洗薛純。天保八年丁丑。卽李更生之年。其九年戊寅。卽永興生之年也。愚在中州金石所飢渴以竢者。薛書砥柱銘也。故詩末及之。方綱又識。

蘇齋選碑說

昔竇尙輩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李更書化度寺碑

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遘。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眞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

今已得見唐石眞本矣。詳具讀書册內。

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腴。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李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實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眞。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墨。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眞。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眞本不可。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直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眞本。聞藏平望鎭汪氏。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皆另有詳說。見下册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尙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方象贊。卽山陰矩在玆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口口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關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陰。幷碑前年月。

其陰下半是鍾紹京書。非薛書矣。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幷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遜之。薛稷字圓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尙有薛純陀大書祇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搨。至今尙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眞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卽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碑。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淡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寶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河南書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并陰。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遜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竇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寧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曩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溢三十七種。爲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曩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册七種。茲式亭復以素册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温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眞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篛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篛林、徐墳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眞指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鈍。尙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眞。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考一

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眞際耳。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北碑之末。大失眞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二十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據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卽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者。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眞。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尙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躋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桑焉可耳。

以上補前冊所未說者。

又有僞所選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塼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奠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乙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蘇齋題跋卷下

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

何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未見唐石。其用筆不可考求矣。孫月峯則有峭勁似率更之語。今以此原石驗之。乃凝重非峭勁也。陝本稍得其圓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圓腴。世間無虞書他碑可證。破邪論僅傳摹本耳。孔祭酒碑仿虞法。而結局太疏。學者但知從陝本過趨圓折。而於長捺更笨鈍。著迹全失其淵穆凝遠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後可以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滃山陰蕺山棐几。去人不遠。此本在篋。日日當有吉祥雲來護之。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二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識。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黃山谷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墳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眞唐石。字尚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欹側失其平正。又失在右肩圓滑。撇頂尖纖。捺腳笨鈍。城武本清健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恨無名手可追二

本格韻。與其勉強重鐫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爲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鎚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砌諸曲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惟祇庶樂推句內。陝本闕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詳考。此疑尙未豁然耳。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重摹唐搨李秀碑

觀此撫刻本。始知趙子函輩所以有松雪臨寫之疑也。然此不特不知北海。抑且不知松雪矣。松雪深厚。固非以姿媚勝。然至北海此碑。則高松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凝固。炯照萬古。後來趙、董、不過各得其一節耳。董文敏所得本。蓋遠在此撫本下。而鉤摹又失之。竟題曰北海書。刻入戲鴻堂帖。亦不言何碑也。至陳香泉作帖考。乃目爲小雲麾碑。董、陳、皆號知書者。而謬誤若此。雲麾豈可言大小哉。卽董跋以此碑與陝碑論肥瘦。恐亦以目皮相也。嘉慶丁巳長至日。得雙鉤此本寄題。方綱。

宋拓懷仁集聖教序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一二於此。杖策孤征。孤字孑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有闕痕半黍許。蓋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亦猶道字上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之失也。嘗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然。仿集聖教

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條。猶非極有關係者。前幅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卽蘭亭敍崇山字也。山頭之下。一之上。橫列三小點。然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褚臨本、皆同。惟是褚臨本支系蕃衍。又經後人屢有翻摹。今之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卻尙有空一分許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一上。無端空至分許。是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此可爲辨定武善本之法。）而褚臨則雖極精之舊本。亦只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極舊之宋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蹟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昧歟。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爲用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爲明白。誠是褚臨蘭亭之息壤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卻是向左微有蹙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疏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亦是如此。惟褚本此山頭三直。最爲可辨。而後來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後來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眞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都南濠所藏宋搨。世無二本。山谷謂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山谷此語。蓋深探草法之原。謂其正書在唐人中無多讓。所以草書無轍迹可尋。特揭出其正書矩度。使人善會其草書之根柢耳。而弇州過泥此言。遂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爲之退三舍。此猶之敬美誤讀山谷跋以爲其正書無轍迹可尋也。敬美又舉容字極字。取法廟堂碑。且謂以今日所見王彥超本張書。有出藍之觀。此其實非確見唐賢諸名蹟。炳在天壤。千古自有定論耳。愚按長史此書。實由褚中令。上溯王大令。不必援化度、廟堂。始爲增價也。而其用筆之妙。則是由唐人問津晉法之正路。況原石久亡。此本在世。眞景星鳳凰矣。愚題跋後閱月。知此在雲谷農部。友多聞齋將選石重勒。精意撫傳。庶足以訂正華亭董氏戲鴻堂刻之失。蓋褚書東山帖後。推此爲無上神品矣。嘉慶十年。乙丑夏六月廿日。北平翁方綱識。

蘇齋學人。北平翁方綱。詩境小軒。借臨旬日。由褚法以問津大令。蓋千年以來。書脈繫焉。

宋拓醴泉銘

此本後有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已摹刻行於世。足以奪眞。然與此斷泐處悉同。無怪凡民此跋。以爲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凡民此語。蓋本於王虛舟。虛舟先生。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并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學歐書者。須以其中圓渾之筆爲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質。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

出而蘭亭從冢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爲得耳吾爲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與具眼者共詳之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乾隆辛亥春二月既望北平翁方綱

既爲雩谷作前跋後閱月門人江秋史侍御讀禮南還以其所藏宋拓本留予齋因復借此本來細對靜研五晝夜乃益見此本紙墨拓手之妙予所見眞宋本凡十餘矣以此本居最上也雩谷先生幸珍祕之四月朔方綱又識

附錄沈凡民跋

率更在唐時已推爲書家巨手而醴泉銘乃其奉勑書尤是經意之作故品第當居邕師塔銘上評者甲化度而乙醴泉恐非篤論也宋靖康來南北間隔榷場所市都是覆本僅存間架了乏神韻不知率更書風骨內含神明外朗一片清淑秀挺之氣夐絕塵外不善學者徒貌其棱角反張不能追取其風神無怪乎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余見宋本不下數十惟梁溪秦氏世傳千金帖乃明懷宗出內府所賜者爲天下第一今來孝經堂獲見此本氈拓精良神采煥發當在千金帖伯仲之間識者自能辨之也因綴數語以誌老年之深幸云乾隆十有九年歲在甲戌閏四月十八日補蘿外史沈鳳書後

宋拓醴泉銘殘本

此三十九字眞宋拓本無疑予所見宋拓凡十餘本以新安汪文端公所藏全本爲第一然未有不用濃

墨者蓋宋時拓工多如此耳觀者正不必以墨色過重爲嫌也己酉二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綱識

宋拓麻姑仙壇記

此南城眞本舊拓也渾樸深厚在諸本之上今日盱江書院迺是從此翻出者耳此亦今之星鳳矣尙珍祕之方綱

顏平原書以宋廣平碑爲第一而其碑側之字尤妙是乃張長史口傳之祕法褚河南得之於虞永興永興得之於右軍者也平原書脈所以直接晉人者正在於此其次則殷君夫人碑再次則元次山李元靖諸碑矣唐人蠅頭細楷本不多見惟有此記足與宋廣平碑相印證而翻刻本又多失之獨此南城原石本尙略存其眞意此本紙質墨色亦非近今拓手所及學顏書者於此精心求之雖以擴之尋丈可矣己酉春二月廿有六日北平翁方綱識於南昌使院

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郙計卅六行存上尺許丁丑醴志存四百廿字今三百餘字然今拓本明白者尙有六百字若此本凡略可辨者尙將近千字予竟題籤云舊拓全本非謂其文全也碑既極泐工人肯用寬長之紙幷不可識處亦皆拓之而裝冊又幸偶留其最下數字在今日卽謂之全本可矣卽上截明白處以今尺度之亦有二尺許而僅云尺許何也趙子函謂不復可拓亦誣矣

墨林快事云。未裝整幅。每行約廿三四字。通計八百廿餘字。今此拓本。通計可辨者。竟有千字。（通計石存字數見後）嘗慨想。若得覓工往陝西。用寬長之紙全拓之。或多得未見之殘畫一二筆。亦幸矣。今獲購此。尙是數十年前拓本。惟中間偶有脫失數字。餘皆視今多出數百字矣。壬申六月。顧南雅得一本。云是康熙初年拓者。正與此同時拓。每行存廿三字。趙明誠錄云。岑文本撰。此必在第一行。題下書人名上。據牛氏圖云。碑高九尺五寸。闊三尺。蓋中腹一段。尙有三四尺。全無字形之空紙耳。然幸存率更銜名。則拓本所罕見也。今以全拓整紙量之。自碑額之頂。至每行七十七字之末底。通高八尺二寸。又細審中腹字。亦尙有可辨者。

趙子函云。碑在李靖碑北數十步。（牛氏圖云南向）士人撫其字殆盡。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予嘗謂此碑。視皇甫爲得中耳。豈云視化度爲得中乎。今深繹之。迺知子函固有所見。而言之未詳也。化度是率更最矜重之作。是以字字遒逸。無一筆馳騁。至於虞恭公碑。則率更年八十有一。更在晚年矣。筆情所到。幷忘矜重之迹。是以皇甫之馳騁。九成之整鍊。化度之遒逸。兼而有之。時而出之。其馳騁精悍。或有不必盡如皇甫者。其凝鍊整秀。亦有不盡如九成者。然其遒逸沖和。則有可與化度幷臻至極者。孫率府所謂思慮遍審。杜少陵所謂暮年轉極者也。得此將近千字之本。心融而神會之。庶幾古今正楷。舒斂通會之由。可得而仰窺矣。

虞恭公碑予見舊本多矣其最善者乙巳夏見王鈖林所跋謂生平所見宋拓第一本者尚存七百許字辛酉春借吳門陸謹庭藏繆武子家宋拓本有江左僧彌印顧云美跋云余七歲時見此本於外祖陸文近先生几上八分書籤外王父尚寶公筆也後再見之邵僧彌頤堂今五十年凡四易主辛丑冬書於塔影園然此二本已皆不見率更銜名矣今獲此本得見率更銜名何啻球圖寶之

購得此本竟若有人如吾意拓全紙固已奇矣洒尤異者此裝册與吾所裝化度寺碑元跋册分寸不差銖黍率更妙蹟適得同貯一函豈非墨緣

嘉慶丙寅春得此舊拓存近千字之裝册是年夏從蓮府塔借全拓大幅因託南畹明府精拓數紙至丁卯夏計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

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能似鄙人殫用心力豈不視今日所得更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截矣可恨可恨

以今整幅驗之此本竟是康熙初之全拓本惜多翦失耳

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復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備盡其起伏明暗以窺微妙安得僅執上尺許完整處乎須於無意中象罔求珠一重一掩搜草聽泉處處見匡廬眞面但於句中索句耳六月一日雨窗識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汪巽泉爲購此歸於蘇齋。是夏盛暑。揮汗審定。又費二旬之功。碑凡三十六行。七十七字。七月三日記。

只疑邕塔隼波存。夢倚嵩陽晚照昏。誰點墨池雲過影。小樓西角玉鉤痕。　流水孤邨隔碧巉。珠胎玉屑幾人緘。摩挲空石翻成笑。已傲林侗與趙崡。　題虞恭公碑二首。蓋自趙子函遊九嶷後。至今百八十八年矣。似亦足豪也。丙寅四月廿日。

侯官林侗作碑考。志援醴志四百奇。石存上橫僅尺許。全碑梗概誰復知。趙崡秦人記親到。云不可拓空嗟咨。趙林後又百餘載。劉洞邨緬荒蕪基。昔年張瘦同錢待庵。二老友。遊秦爲我郵筒馳。卅有六行行廿許。恨不續紙補所遺。率更之衙罕著錄。翻本妄假皇甫爲。今日翻刻本。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此是率更最晚筆。後於邕塔泉銘時。所謂暮年思轉極。非騁奇姿非矜持。每當神來澹彌旨。偏在泐處工難施。安得此近千字本。琴無弦處能傳之。娟娟雲霧漏纖魄。活活湃藻穿清漪。美人臨銜幛羅綺。天馬逸氣留銜羈。上纔分明目開矗。下乃掩映心摹追。有如訪古墟弭棹。行間墨縷餘深思。觀碑千古費揣擬。坐臥三日歸求師。岑公撰銜想中腹。何年敲礪遭磨治。唐陵陪立最名蹟。孔祭酒石虞猶疑。歐楷邕塔自第一。吾齋贋錦誰塡罷。百十年前此裝册。一函貯勿差豪釐。邕碑古拓此今拓。幸有難遘如相期。亦擬作圖備遺失。顧云殘缺徒貽嗤。亭林金石文字記。碑不全者。以殘缺二字了之。蘇齋楷法又獲此。春雨杏苑交繁枝。適逢聯飛送好語。墨沼日日香風吹。昨讀廣川書法跋。有燕字。

聯飛語以證余新得梁事樂毅論果是眞本也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後二日雨中自題所購虞恭公碑後方綱

虞恭公温彥博碑

温公碑較醴泉銘遒緊較皇甫碑則斂其鋒鍔此本是康熙初年拓拓手乾淨比明時漬墨拓本爲佳余向有一本宋拓也王麟洲所藏有跋今以闕乏質之他人矣嘉慶壬申春日坐雨春風廬漫識

此百年以前拓本今不易多得者矣此碑卅六行行七十七字自宋時拓本已被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僅拓其上半數字在今日所見有拓至十九字二十字廿二字者此本拓至每行廿三字可寶也

宋拓見過數本皆濃墨致掩字畫且亦皆僅至每行廿許字而已此本用墨尚未致過濃敝篋一本與此同時拓者每行七十餘字而裝時多誤翦失尚有率更銜名可辨則世所罕有耳

今日此碑拓本第五行的字第卅六行鴛字此二字損泐此本未泐二字是近日拓本之驗僕得舊拓全本後因托友往彼在劉洞邨用極寬長之紙拓整幅來就其可辨者精審摹之凡得二千八十餘字不惟率更結體之妙已攬其全且於温虞公事迹竟足補新舊唐以備考鏡眞大快也附識於此南雅先生將倣裝矣此本竟應覓善工裝之壬申六月十八日方綱識

虞恭公碑甚好原黏有倒置且行行欲飛去老先生或商之介亭托其代爲料理用小箋舊裝爲式精縹之可以附加小跋但不知能交妥便寄滇否不然則暫且用漿糊行行黏緊防其飛起以俟再裝此種拓

本將來漸難得須成就之
若滇中命工暫就此黏緊用紙包好以待再裝亦可墨林快事云每行存廿三四字此百年前舊本之驗已行行飛起矣日內卽宜條條黏緊（不能俟裝時也）
此刻又聞得雲南省城有極善之裝工
虞恭公碑（陶賚寄）
此碑全文小篋有手寫全圖但不能借出須十日以內之功託一人抄寫之（此或可託介亭）卽不拘何時照其式另裝可也然則全圖必託介亭寫之

宋高宗御府褚摹蘭亭刻本

右蘭亭舊本前有機暇清賞印後有紹興二字印是宋高宗御府所藏褚本也前又有陳緝熙書畫印陳鑑字緝熙吳郡人明景泰中官國子祭酒富於收藏尤好鉤摹蘭亭嘗以所藏宋拓本重摹轉售於人王弇州以三十千購之其爲當時所珍重如此況又在三百餘年後耶乾隆五十六年春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

此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王弇州以爲理宗者誤也今慈谿姜氏湖州錢氏皆有此本重刻之石此其祖本

也。辛亥二月翁方綱。

懷仁從蘭亭集聖教。豈知又從聖教集成蘭亭。可謂百千燈同一光矣。方綱。

張卽之楷書佛遺教經卷

張溫夫生於淳熙三年丙午。至是寶祐三年乙卯。年七十四也。溫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此書佛遺教經。自運筆意。卻非仿右軍作論樗寮者。自以楷格在行押之上。正無庸援吳傅朋專師晉法。以例之耳。嘉慶丁丑冬十二月。方綱。

元張伯雨書東城虎丘寺詩卷

右張貞居書東坡虎丘寺詩。後題云。至正戊子上巳日。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宛然留清詩。宛亦勝刻本窈也。安邑宋芝山得此蹟以見示。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夏閏六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

題此後之廿有七年。雩谷復持來。重題於後。六行異字。乃左之誤。偶然筆誤。不足疑耳。嘉慶十年乙丑。又值閏六月。復以予臨本對看。方綱識。

明周忠介公順昌手札款云現老年契兄

俊顧廚兼黨籍論。誰如瑨禍弔湘魂。偏餘故紙淋漓氣。多少江湖血淚痕。　謄來詩話到江東。文舅姚甥

尺幅中松瘦閒庭門客語。只應夜月照秋空。嘉慶丁丑夏四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右明周忠介公致文毅手札。後人因繪忠介公像於前。幷同時諸手札。廿有二通。合裝爲册。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年月者。亦有記札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手書者。凡十處。用蘇齋印記之。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未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敍諸人。繆當時。繆誤言旁。豈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酷至此。縱有追贈祖考之舉。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陽不回二語。雖若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全局。有待於我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史至此。豈止如觀豕玩占於剝復之際乎。此册今歸於南海農部雲谷齋中。持以見示。屬爲題識其後。嘉慶丁丑四月九日。方綱。

明沈禹文手札

右沈禹文與錢磬室手牘二通。禹文名大謨。吳郡人。嘗遊於文衡山之門。予齋中有其小楷書詠秋葵一詩。與文氏二承及周公瑕諸人同賦者。書法得衡山手意。此二帖雖是行草。然亦仍不遠於文氏派耳。予又藏吳中皇甫兄弟雜文。寫稿雖塗抹草草。亦皆是長洲楷法之體。蓋爾日吳門書派。上下百年間。大致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九日題。北平翁方綱。

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本一册。）

陳子又皐蘭載筆云。肅府淳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直五十千者。此本是也。尚在王孟津未跋之前。孟津跋是崇禎十一年也。墨香百五十年前。北李燒松迹宛然。十載費家珂楮葉良工心苦倩誰傳。龍膽壺盧鳳喙巵。東書園殿幾何時。八分留得題名石。應教陳毛又二師　自題所藏肅府淳化閣帖初拓本二首。乾隆壬寅秋七月朔。北平翁方綱。

劉公戩七頌堂識小錄云。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闕二册。猗氏有荊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第一至第四卷。用汪象先所藏宋搨大觀帖眞本。細審之。以紅筆圈識。乾隆甲辰秋八月廿五日。蘇齋記。

內府本又逐卷逐字細對。改正一遍訖。合之今秋用大觀口卷所改者。只除自藏大觀第六卷殘本之字。未經對改外。今改正者十卷。內合共改正五百八十二處。甲辰十月十七日。

內府本賜詹事府恭貯者。今始備檢前後。有工匠黏悞處。移正重裝。併於後幅。謹記。每卷帖數字數。丙午三月四日。詹事翁方綱謹記。

又以第九卷。參合濟源本、太原本。改正肅府本十六字。是日附記。

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十三日以米黃所鑒評覆校良常王氏所云者摘其一二略寫於此良常雖間有訂正然米黃究是舊聞是以略存之是日方綱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邵瓜疇舊藏淳熙脩內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也

法字上二點用分法不如此之着迹（卷一第三葉首行法字）

此字似永與法（卷一第廿四葉七行遲）

此葉今石已是補勒□□□□□□□□可寶也（卷一第廿六葉）

此葉今蘭州是補石非□□□此舊拓不易得（卷一第廿八葉）

右軍哀生帖之外又訛此一吾字（卷一第廿八葉八行吾）

乙卯卯字竟訛作丙此是酉字矣明代學者不講字學如此（卷一末題隸書款字）

以上第一册

初頤園所收一本拓□□□□而墨工極有斟酌凡原石坳□不平□□此本每近淺淡者皆概以一色是拓手之善也

此帖末潛處耳淳化閣本誤分處作不可二字當以大觀正之昔見汪象先所藏宋拓大觀帖以此細對尚未及記出今得見李春湖所購始記之嘉慶辛未五月十一日（卷二第一葉七八行）

宣示表以大觀帖十五行爲正淳化閣帖改作十八行停雲館帖依此（卷二第七八葉）宣示表十八行詳翫大觀白騎逐帖始悟唐儉碑之妙（卷二九葉二行至五行）大觀三直筆微帶分隸意（卷二十葉二行卅字）似是毀字（卷二十四第五行殿）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石本可寶也（卷二十五葉）大觀帖傷感二字如古泉刀布之文（卷二十五葉首行二行）大觀此等字皆似古篆（卷二十五葉三行覺）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刻本今不易得矣（卷二十六葉）此之大觀本神似永興（卷二廿三葉三行遠）

以上第二册

大觀榷場本此首尾二亮字磨去皆尚微露上下筆痕（卷三一葉三行）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卷三三葉首行）大觀若字無口作一勢既是草書豈復有作口之理未知左氏傳注稿本亦時帶章草乎（卷三三葉第八行杜預書）精心看庾亮劉超書則北齊劉珉筆勢蓋可想見幷可參之寶賢舊拓（卷三五葉二行劉超書）

渙之此帖。大觀極遒厚。此尙嫌單弱耳。（卷三九葉。）王渙之書。

操之等白字。大觀不如此。可見摹手全不知筆法。而惟工匠之是憑。益信右軍哀生帖內吾字之失出於摹刻之誤。而非原蹟如此矣。（卷三十葉二行。）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是眞本不易得。（卷三十三葉。）

王劭書。亦當參之寶賢。以證化度之脈。不究晉人之正脈。而專臨學唐碑。已落第二義矣。況不究心唐碑而但學米董者哉。（卷三十三葉四行。）王劭書。

贍舊誤爲贈。（卷三十三葉九行。）紀贍書。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眞本不可得矣。（卷三十四葉。）

羊敬元書。摹手大弱。（卷三十九葉。）羊欣書。

郡字太不成形體。寶賢雖笨鈍。尙自可參。（卷三廿八行。）郡。

弱極不成字。（卷三廿一葉六行末。）孔琳之奏等字。

以上第三册。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脩內司本。圓渾古勁。勝□。吳荷屋得此卷宋拓。（蕭思話帖。褚帖。歐陽帖。並有銀錠欄痕。疑卽碑工所作。紹興國子監帖。）而列子小楷拙滯。尙不逮此。蕭刻雖多失於僵滯。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

略記於內規以圓渾卽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脩內司本精腴□□每捺脚腴勁不如此方板以脩內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鍾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盌之祕笏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翫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拙趣者何如。（卷四四五六葉蕭子雲書。）

君頂右肩與定武蘭亭羣頂側下同。（卷四十五葉六行君。）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眞本不可多得。（卷四十七葉。十）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眞本不易得。（卷四十八葉。）

此縉□□之第三帖也當合寶賢帖看之。（卷四廿李邕書。葉）

薄紹之帖軍宅二字當以內府本參合寶賢本。（卷四二十四葉薄紹之書。）

以上第四册。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此帖大觀石本有魏晉人意。（卷五三葉七行宋儋書。）

此葉今石是重刻此舊拓本可寶也。（卷五五葉。宋儋書尾。）

此前半葉今石已另刻此其原石不可易得。（卷五八葉前半。）

大觀帖智果論書作一段連屬王子敬、王右軍、蔡邕、扶風曹喜等均不提行。（卷五八九十十一十二葉。）

此葉首二行今石已泐去。（卷五廿一葉）

疾憊忽移以下凡二行半今石泐。（卷五廿二葉）

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取顧氏釋文對看。蘇齋記。

此第五卷末葉明代之跋後四行今已脫失矣。何況古帖之闕泐失眞耶。是日午後微陰。又書。

以上第五册。

黃長睿十七帖云。侍書王著勒石。勢殊疏拙。方綱按疏拙二字。以評淳化閣帖。可謂神鑒。孫退谷賞畢文簡賜本。云有朴氣。二評揚抑不同。正相表裏。因題肅本初拓第六卷前。庶以髣髴祖石本之妙。壬寅冬十月十二日。

此卷內袁生帖。據依內府本。改正一吾字。眞乃一字百金直也。甲辰十月一日。齋戒歸記。

篤憂二字。今石已另補。此拓二字尙是舊本。今不可得矣。（卷六七葉首行）

第二可字點勢。乃連下一字爲章法。安此截斷。此王侍書之失也。（卷六九葉九行）

待此豈三字之旁點。內府本皆無。大觀摹本或有之。或無之。寶賢亦自大觀摹而無此一蓋。宜從之。（卷六十葉十行）

雄字末尖垂入蜀字之內。大觀摹本亦或有或無。寶賢則無之。內本亦無。（卷六十一葉十行）

猶字參看寶賢。（卷六十四葉六行。）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內是迴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寶賢蓋亦沿揚本而失者。脩內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建安帖。惟□□□□□懷仁集聖教所本也。苦字頓挫迴折。□□□□本妙極。淳化似不應訛謬至此苦字。自唐賢化度昭仁。中直並不多穿上。而草頭作對觚勢。蓋山陰之法。其來有自。今見大觀眞本。幷懷仁集聖教。皆具遺則。而何以淳化摹本乃失之。（卷六十九葉建安帖。）

袁生帖考辨詳具予所藏大觀眞本卷內跋語。（卷六廿三葉袁生帖。）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脩內司本同。（卷六廿四葉司州帖二行私福三行。）

以上第六册。

以脩內司本對之。其原本實□□寬出幾許。不但此帖也。姑記於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承帖足下還來已久。）

以上第七册。

脩內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頃還少暇脯諸行。）

今石是另刻。此是眞刻可寶。（卷八十三葉。）

此第二行人字起筆之頂吾字中間迴筆皆是回帶逆折之勢以內府本校之正相合卷八十五葉二行

以上第八册

丁巳九日吳鑑莽持有銀鋌欛者一本來求題肥厚與肅本相近而筆勢頗方閒之內府宋初拓本亦肥而方也然鑑莽之本與此本互有出入則摹手不同耳適李春潭亦持一銀鋌本來摹刻微瘦遜於吳本矣此兩本第九卷皆肥與肅本異後三行皆全

甲子夏於墨卿處見一本南宋翻刻亦似肅本而第九卷仍肥於肅本末三行亦全昔王良常品閣帖第九卷謂大令書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蓋以第九卷之細瘦者爲專謹第十卷之放筆者爲縱逸也此特執目前所見肅本言之耳肅本此九卷是別從一本摹入以致過於細瘦以致王良常目爲專謹其實淳化原本初不如此今卽以所見南宋坊賈重翻之本其第九卷尙不似肅刻之細瘦而其第十卷卻轉較肅本稍近細瘦則是後來摹手偶有不同豈得執此以評大令書耶乃王良常竟以此剖分子敬書格謂子敬於右軍之意離而二之是則誠子敬預知後世有淳化閣帖肅州翻刻末二卷肥瘦之岐而先自區於異轍者蓋良常王氏書評多是八股時藝評語中來亦猶之所評漢隸禮器碑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今偶因此九卷淳化原本非若今世所行肅本之細瘦此特一時翻摹者之所爲不足以程量大令之書而適足以證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卽此二卷前後肥瘦之故不能辨析遂至大令之書不明白

而上下千年書道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豈止彼一說。扣槃捫籥。宜剖析哉。嘉慶九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十日。方綱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校。知肅刻此卷。另從一本出也。

內府本此卷之字。皆較此沈厚。（卷九首葉。）

授衣帖。晉本爲勝。與淳化本字字不同。不具摹改矣。（卷九三葉。晉本此下尙有四十許字。授衣帖尾。）

奉別帖。卞氏式古堂刻本。與此迥異。筆勢放縱。前□□□字。皆作冷卞跋云。唐刻初本者也。（卷九四葉奉別帖。）

內府本此八字筆筆重頓。（卷九六葉二行。彼愚佳汝復見諸女八字。）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雄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收上矣。（卷九十三葉。阮刻嬭帖首行二行。）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卷九十四葉。雖奉對帖首行二行。）

山谷云。此帖有秦漢篆筆意。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卽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脩內司本。廿上左半。似是半缺。則卽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尖。則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爲晉法存古之券。脩內司本。遂字左辶深字下木。皆見古厚遺意。

深左下。肅刻誤多一折。亦另本之證。（卷九十八葉。廿九日帖。）

薄冷帖可作化度左券。（卷九廿一葉薄冷帖。）

王虛舟云。餗大佳以下兩行。是率更書。當別爲一帖。蕪湖韋中丞云。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惠六當作下也。愚按韋說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鉤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眞迹重勒石者。所謂眞迹。卽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卽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爲六耳。據此則餗可二字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常餌亦覺有益。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變。致斯掊拄矣。脩內司本六上一筆。迴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餗大佳帖。）

此帖哽字下缺三行十八字。塞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肅府上石時。原失此三行。南宋本有此十八字。（卷九廿四葉諸舍帖末段尾。）

以上第九册。

虛舟蓋以縱筆者皆僞耳。然亦不可槩論也。大令有似後來歐者米者。

伊墨卿購得南宋坊賈重翻淳化第十卷。所刻字尙不誤。然筆畫已傷痠削矣。□□尙不及此肅刻初搨之神彩也。嘉慶甲子六月十日。方綱識於石畫小軒。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對一遍。審□脩內□□□□之本。卽此肅刻所從出之本。亦以見肅刻本之可信也。中秋前一日。

武字中間肅本失舛耳顧釋遂謂與西連字互置今以南宋本核之初不如是蓋□□以見□□□□（卷十三葉五行此用武之國句）

歐陽率更所開先也（卷十四葉鄱陽書首行便字）

舉字中間与挑起處中有墨迹故致誤南宋翻本此處尙明白（卷十廿六行舉字）

今葉今已不存今蘭州石是重刻者矣此舊拓本在今日已爲至寶矣後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凡此卷末四葉同此（卷十第廿二葉）

內本明字在下一行之首方見章法（卷十第廿二葉四行明字）

以上第十册

明李義民縮臨蘭亭

李義民以小楷擅名然蘭亭縮爲細書本自難工此中欲拈古人妙處正在神理栩栩欲活非可以皮相也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朔爲夢華居士題北平翁方綱識

此册凡縮本二種然須彌納於芥子其理微矣更於後跋詳之

王一峯縮臨定武本蘭亭

作繩頭細書不難於得形而難於得神不難於緊密而難於寬展自如有尋丈之勢此所謂法外之意可

爲知者道耳。戊子秋九月二日。方綱又識。

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

適爲門人莫續軒作畫雨亭詩。用蘇文吾以名吾亭作結句。是日購得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子。因題小齋曰雨香。賦此志之。遨魚門韻亭和。歸築山房第八秋。二桐簷影更深幽。鐵門限法工尤細。上黨禾書氣可求。參刻石經無屋貯。緘題畫雨已涎流。感驚珠玉從天賜。稽首冥冥豈易酬。甲午是嘉靖十三年。先生六十五。請告歸里。築玉磬山房之第八年也。至今二百四十五年矣。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秋八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

我因喜雨名雨香。雨餘度地蘇齋旁。窗明更展喜雨卷。香來着我喜欲狂。文待詔書世多有。無若此卷森晶芒。蘇文本爲志喜作。書時想值秋雨涼。村村稻熟慶江渚。葉葉桐響聽山房。神來腕熟紙墨潤。珠圓玉栗龍鸞翔。虞褚法皆永師法。折旋閒出改體方。晉人神清唐骨重。先生蓋以晉入唐。後來吳興擅流利。得其意者郭與張。（郭天錫。張伯雨。）彼皆偏師此正幟。或嫌薄弱庸何傷。此卷神全氣獨厚。四邊力足鋒不藏。仙人嘯樹望窈窕。層臺緩步窺琳瑯。吾欲因茲叩津逮。漸之永興漸二王。停雲石刻苦側媚。那兼楷法和而莊。蘭亭聖教香一瓣。緜緜息息來書堂。吾於書道媿筆澀。枯荄一寸萌驕陽。得此頓如畝得澤。硯田夜湧沆瀣漿。發生盎盎風與氣。淋漓眞宰通墨皇。寶章訪集自此始。比于禾鼎眞不忘。莫輕寸圜玉雙軸。燭天夜夜

迴虹光。雨香齋詩。題文衡山墨蹟卷後。得此卷之後二月。始爲重裝。錄此於寶蘇室之南窗下。冬十月四日也。方綱。

蘭亭眞影識經秋。化度歐書詣更幽。欣遇千年知莫逆。悟言一室待何求。古香什襲輕難洩。秀韻淳空迴不流。定有墨緣迴廿載。神光離合爲君酬。（衡山小楷洛神賦卷。將有歸來之意。書此竢之。）

雨窗無事。展翫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再疊前韻。方綱。辛丑六月二日。

去年秋。得見天目山房宋拓蘭亭卷。今春復得見趙子固落水眞本。而去年春。得宋拓化度寺碑。始知山陰、渤海。原流合一之妙。

衡山此卷。實能以歐、虞之法。上接右軍正脈者也。

書家有意到筆不到者。雖作手亦不能免。然精熟蘭亭。定無此慮。如玉潤且極寒諸帖。皆所謂飛騰綺麗。兼有之矣。

甲辰夏五月廿二日。雨中展翫大觀眞本。因識於此卷後。方綱。

是歲仲冬廿日。以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與此對看。深歎其能用南唐後主撥鐙法。爲書家不傳之祕。漫記於此。

昨於沛南得衡山所作樹石大軸。始備見先生具體坡谷之妙。癸丑中秋前一日。記於此卷後。蘇齋學人

方綱。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致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爲手摹入石矣。四明范氏此石本。卽豐南禺刻於烏鎭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冶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附記於此。斯文下亦無褚氏印。王秋坪本尙有褚氏印。題紹聖三年上石。褚本畢竟神龍有墻壁可尋。而潁井本及張金界奴本。卽使超入神品。尙不能免徵有一豪英雄欺人之意。今日合諸家所勒諸本細對識此。戊午六月廿六日是日立秋。

頤園通政。持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册來看。此褚臨蘭亭。在申集之首。卽冶亭所得本也。戊午六月二十六日。

此所謂星鳳樓帖者。內有以泐後之汝帖摹入者。其非星鳳審矣。然此褚臨蘭亭。實在豐南禺未勒石之前。足見世所傳神龍本者。特出宋朝雜帖內之一種。而後人增入神龍書府諸印。以炫人耳。曹氏南宋人。而此每卷後。

張金界奴本尾後有紹興印。卽一末尾。而上下鈐紹興連珠印者三焉。若誠恐人疑其非出紹興內府藏者。以其筆妙之飛動。則愚見恐與潁井本皆出米老耳。

所謂神龍本。卽未必果是褚公墨迹。要之必是褚臨。後人上石者矣。所以有神龍諸印。又不及其無印者也。是日又識。

頤園所收。蓋雜取宋人祕閣諸刻摹成者。卽以此本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相同。而神理圓渾淵雅。勝四明遠矣。

第六行弦之脚底四明本縮上二分許。（可見天際烏雲帖本之失。）

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尙同四明本無之。

此本卽文休承所謂。豐道生刻於烏鎭者。高出世所行神龍諸本。神氣迥出矣。而以宋人雜帖內之翻本對之。已覺帶有傖氣。右軍淸眞格韻。豈容貌得耶。

第廿三行知字矢中撇勢。竟斜側而下耶。雖褚公自運已思。恐未必然也。張金界奴三本。則餘淸善矣。若神龍本。能謀重入石時。此等處更當精研也。

暢左起處。似以天一閣此拓爲是。頤園本已塗失矣。再借冶亭本核之。

王虛舟竹雲題跋云。予得毗陵董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毗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眞迹。與此正同。

徐堮長圭美堂集。跋項書存家藏神龍蘭亭云。禊帖惟此沈着飛動。炯有神采。余家有周家胄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拓。誠可寶愛。後嘉興曹仲經拓貶之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新安汪

氏頤眞堂刻。遜此遠矣。

朱竹垞曝書亭集。蘭亭神龍本跋云。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迹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環宏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徐墟長云。此墨迹未知竹垞並購得否。汪氏本丹陽賀紫蘅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眞迹於其鄉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鉤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爲眞。無足異者。項刻予未之見。吾友曹仲經。曾占弟子籍於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允拓示而未至也。據壇長此跋。則項氏所刻神龍蘭亭。康熙末年。尙在朱氏也。記當向嘉興人問之。

吳興掌故。載孫莘老墨妙亭石刻。有褚本蘭亭帖。故竹垞先生此跋云爾。

神龍蘭亭。有神龍書府印。容臭迺大印。有王景修、張太寧同觀二行。又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二行。而宋人所刻曹娥碑後。亦宛然同此。其筆法位置印記悉同。則豈曹娥碑亦經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耶。吾故云。神龍蘭亭之目。是宋人好事者所爲也。

餘清齋樂毅論

戊午七月四日。王堉持來樂毅論一本。與此無二。而無前後諸印。後無書付官奴四字。中間數行之末。所

空分許。悉同第一行。先之必迂迴五字間無泐痕。第四行其字亦無泐痕。其刻手視餘清爲善。蓋與此同所出也。刻在前耳。（宋刻本無書付官奴四字。）

渤海藏珍帖。刻趙臨樂毅。行次全改。直是另寫。非臨也。固不足論耳。然其後有至治元年子昂自識云。（自識曰手弱不能作也。至治元年子昂年六十八。）是當日必實有此臨本。與國學本無可稽考者。尙有間也。而其尾亦無書付官奴字。蓋子昂亦是見南宋重刻本爾。所臨竟無足置論。

嘉慶癸酉秋。又以越州學舍本。與南宋再翻本及明朝人別一翻本細對。深歎邢、董、王篛林輩之失考也。此出自元祐祕閣續帖之本。停雲其嫡孫。而餘清又其旁支裔孫也。

以南宋翻刻樂毅論對之。則停雲勝餘清遠矣。

餘清竟是墨迹上石。此墨迹必宋人所書耳。（甲子十月。）

新安吳氏餘清齋刻之樂毅論。乃南宋重翻之第三傳矣。而邢、董、吳、王皆詫爲梁唐摹本。豈知書者所宜出此。宋刻前有題目三字一行。

南宋初翻本。卽墨下亦闕。

三行先之必迂迴。字間泐痕。是其墨迹如此。後泐亦然。皆宋刻所無。

王篛林極推此刻。竟不知其從宋刻本來也。

清河張氏眞蹟日錄云。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後有邢侗再跋。細辨之。是宋人筆。尚未及韓太史家。唐初臨本。（何消細辨哉。原本筆勢全失。直是一手另寫耳。張米庵辨是宋人筆。尚非難事。獨怪王良常之謬贊耳。邢文不足言也。）

按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自序。在萬歷四十三年丙辰。而所著眞蹟日錄。又在其後。則此條云。於吳氏見邢跋樂毅論者。又在其後矣。吳氏此刻樂毅論。及邢跋。皆不同年月。（明朝人不知考據。凡刻帖皆不同年月。）而其卷內之黃庭有戊戌己亥。則是萬歷廿七年己亥也。以此考之。則張米庵見此蹟。又在吳氏此刻之後廿餘年。蓋卽吳用卿此卷上石之蹟矣。王篛林所稱柔閑蕭散。逸態橫出。不言是墨迹。則卽據此石本言之。篛林竟未知張米庵是宋人筆之語。而竟以爲梁鞏耳。鄙見宋人之語。果非妄也。嘉慶乙丑十月。以元祐祕閣帖之本。考停雲、餘清二刻。因識。

鬱岡亦從此迹出。非從宋刻出。

此直是宋朝一書手。另自寫之。非臨也。但是影照古本之行次位置寫之。張米庵曾見吳氏此蹟。以爲出宋人筆。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十四行第九字癈。（此頂點雙鉤。自南宋初翻本來。）

戲鴻堂刻宋樂毅論。卽明人所妄傳貞觀六年褚衙者。而其後乃有董跋。竟目爲唐摹六本之一。似此。則董文敏之爲書家也。何以爲後人作師法乎。

餘清齋黃庭經

涿州馮文敏臨黃庭經。後有文敏自記云。余在甲寅年見此書。乃新安吳江邨家物。後有董元宰先生跋。謂是唐人臨右軍眞蹟。蓋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故非宋元諸名家所及。卽此本也。甲寅是明神宗之四十二年。

此淸且涼下。脫一行。凡廿一字。與潁井本所脫正同。是從宋後翻本摹出也。

餘淸齋張金界奴本蘭亭。末行斯文旁有臣張金界奴上進七字。

此卷世稱天歷蘭亭。白麻紙本。墨色黯澹。蓋唐人摹本。安氏記云。董陳定爲虞臨。尙未信也。安記法書上。

蘭亭帶字。餘淸尙微近之。秋碧則益失矣。

重摹子昂五字損本蘭亭卷。錢梅溪摹。後附邗江鮑氏重刻十三跋。此卷蘇齋故物。

趙藏五字損本。既太泐昏。卽使劉雨若勉竭心手之力。亦未必遠過。此乃錢君所勒。是小齋此卷存影。亦略足抵眞矣。惟是馮涿鹿當日。若屬劉生全鐫此卷。究有今人不能摹到之處。而況彼時前後篆題款記。未經剪去。豈不較所刻快雪堂法書之溷入僞褚衡樂毅論。僞褚臨洛陽宮蘭亭者。較勝耶。記此。使彙鐫法帖者愼之。

獨孤僧贈趙之五字損本。此在南宋初。薛氏拓已在最後。故原泐昏蝕。實難取影。以致抱內開口。亦下四

點之類。皆有摹失其實。此是原帖之影。宋芝山云。原帖僞者。訛傳也。大約是南宋時拓耳。非必南宋初。亦未必是薛氏所拓。詳後。若使劉雨若摹入石。自必尙有勝此之處。

有感於斯文一行。後空黑紙。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

此間隔水綾上。有悅生印。下有蕉林祕玩印。

曹世長、柯梁馮諸印。皆自後移此。此處廖氏尊樂堂書畫記八字陽文長方印。

帖尾斯文下。箕子之裔紅文印。錢刻此帖未摹入。

據吳子敏書畫記云。此帖是黃紙拓本。今驗燒殘者信然。

卷前定武蘭亭四大字。篆書。後學生徐霖熏沐敬題。

吳練塘跋。載俞壽翁續考內。蓋南宋時。此卷已著名久矣。

此與後柯敬仲跋。皆錢梅溪影寫見寄者。己巳六月。又以梅溪雙鈎吳柯跋詳對之。蓋梅溪欲勒吳柯跋於石也。此下朱錢鮮于三跋。則皆燼餘半段矣。鮮于跋以舊存稿錄於下。

傅朋赴鎭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眞氣凜然。紹興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字希眞。號巖壑老人）

俞松續考第一卷內載此本。沈伯愚藏者凡六跋。一是吳傅朋跋。二是此跋。其後四跋。幷錄於此卷後。幷附識此卷原委於後。

舊見王子慶家定武墨本已絕佳今見此本尤勝吳興錢選題錢玉潭此跋未見於著錄今燒殘只剩上半不得見其全文也所云王子慶本卽子固落水本也乃此跋云此本尤勝則卽茲一語可以斷定其必非五字旣損之近以退筆禿鋒之本可無疑矣餘詳說於此卷之尾壬申七月二日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定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鎭正月望日

此鮮于困學跋近日翻刻趙本有以此誤爲趙跋者此跋至元己丑在趙跋之前二十年是時困學年三十三歲困學於至元渡江時學書此尙非其晚年妙境也

以上錢舜舉鮮于伯機二跋皆尙是跋吳傅朋得自薛氏之原拓本其抽換者但於前半抽去沈范李三跋以滕五字未損本而去其事約在至元己丑後至大己酉前二十年內獨孤和尙所不及知餘詳卷尾

趙第一跋又有未損又字末捺是趙書有此戰掣之勢鐫工所不能傳也快雪堂帖劉雨若鐵筆已不能得之矣

河聲如吼一跋河以下有解日二字今已燒去快雪堂所失此刻本有

第十跋而墨本輒不同本字原蹟中間一直從上直下然後分左右撇捺快雪本誤

第十一跋末放閘放字末筆不放尖快雪不誤而石恰此處泐矣吳靜心本竟是從快雪泐後之本再翻者誤作放尖矣重翻快雪帖皆効其泐勢是以觀者莫詳也此字合上下章法必無出波之理

趙第八跋末重展此卷因題下有趙氏子昂印

第十跋中間一行故蘭亭難辨蘭亭二字上蓋合同印此條末壽張書下有趙氏書印

第十一跋末待放閘書下趙氏子昂印此印已燒損此一印尚極明白

第十二跋末七日書下趙氏子昂印

趙印考證詳於殘記卷後

前數年聞譚觀察組綬以八百金買揚州吳杜村紹浣之趙十三跋蘭亭卷後又聞揚州鮑氏從譚借出爲鐫於石鮑亦僅刻趙跋趙臨而不刻前後諸跋與馮所見略同不足異也朱芝山爲予拓此見寄云其後王芑孫跋云云是鮑氏不欲顯其從譚借耳非果芑孫物也今此卷已燬因與快雪本對之新鐫笨鈍遠遜劉雨若之得神然其中卻亦有一二處足與快雪本可資互證者

末有夢濤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揚州見予題焦山僧壁詩欣然願刻之石其刻拙書能肖所以刻趙書不及劉雨若亦無怪也然松雪於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尋攬趙書而不知研究褉帖眞品其視党君之不精於刻趙而能刻拙書者相去無幾徒增悵恨而已嘉慶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綱

趙臨蘭亭附記。

在字起二筆誤。

于字集字上橫皆改彎筆誤。

陰右捺原本鋒長而此損本後拓尤長。此臨作蓄勢不放誤。

羣頂定武本側下則未合。

賢左臣之下筆非平橫也臨誤。

崇山頭誤三點誤下直又誤此一字凡三誤。

帶四直不合趙臨此時尚未得見不損本此尚不算入誤筆內。

絲竹竹字迴筆誤因原拓已昏也。

察字右捺半放非全蓄也臨誤。

類左下竟改原蹟誤。

抱將左下撇臨作帶挑此二處誤。

託口下橫放出外邊誤竹託二迴筆尤延之所講趙蓋未知。

蹙斤改去小直省作帶筆誤。

隨內省去一小點誤
遷西下中撇直下垂地末辶又省去上點此一字二誤亦大矣亦作三點誤
豈上橫反長出而下橫末迤垂左此字二誤
由字不知米老所謂楷則之理而末橫又外出此字二誤
諸如蜥爪針眼丁形之類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隨手伸縮不準原蹟者不可枚舉似此則崇山何必旁挂
因向諸字何必大書直是另寫一通何謂臨哉
愚最不服臨古帖以不似爲得神形之不似神於何似若不取似則馮承素輩可不依繭紙之樣卽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學者之大患也豈止書法哉
柯第一跋前奎章閣鑒書博士印柯九思印馮銓伯衡印第一跋尾紙錫訓壺廬印
第二跋尾有丹邱柯九思章六字陽文方印繼眞齋三字陽文長印訓忠之家四字陰文方印
柯敬仲跋云趙公家藏數本惟此爲眞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然趙題譚崇文藏五字未損本云生平見蘭亭眞者三本一落水本一自藏蠹損本而以譚崇文本爲三本之冠其跋是延祐丁巳在此卷十三跋後七年而不言及此本何也
趙藏五字損本原卷燼餘存字煦齋司農得之嘉慶辛未夏裝卷屬題留予几上三旬之久題其本帖疆

綾後云北平翁方綱書此殘拓紙尾不啻山陰道上觀百花齊放也五月廿四日石墨書樓後軒記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眞刻無疑右二條沈虞卿跋

蘭亭敍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仿佛尙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然也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予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贋也　紹定癸巳修禊之日舟過吳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眞也此軸本吳傳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殆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觀此跋則尙有尤延之王順伯二跋俞氏已不言及

右一本六跋　沈伯愚所藏本

俞壽翁蘭亭續考載吳傳朋本吳跋、朱跋後有沈虞卿二跋范石湖李秀巖二跋此一本六跋皆藏沈虞卿之孫伯愚寺丞家卽以其最後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沈、范、李四跋已不存矣以沈、范諸跋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

爲退筆書。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昏。而以燼餘所存之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卽以羣字下半直末。竟不辨其雙枝。似厚畫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贈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已非復吳傅朋得自薛氏之舊也。竟是宋元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賸之而去。趙所得於獨孤者。是後來有以五字旣損之本。裝吳、朱二跋爲一卷。而趙未之詳考耳。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譚崇文本。言平生見眞者三本。而不言及於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矣。然究竟是定武之五字損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固爾日曹世長購於趙家時。相傳珍切之語。而不必與趙跋譚本執而並論者也。若趙跋旣言五字已損。而又言與王子慶所藏子固本無異。子固本是五字未損者。詎可同日語乎。此則足以見趙文敏語。特偶就一本口賞。而未能細加審訂。宜乎趙臨一本。於羣崇之有關考核者。直等諸抄胥之過寫者也。下學在今日。知所詳審之路。而限於服虔之注。師春之書。皆聞名而不獲見也。惟有倍加敬愼而已。嘉慶壬申秋七月二日。方綱敬識。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元皇慶初。趙文敏公以烏絲欄臨蘭亭。於月江學士所藏定武眞蹟卷內。至大己酉。疇齋張仲壽復以烏絲欄臨定武本於後。至明嘉靖戊午。文衡山又以烏絲欄臨蘭亭於後。此卷歸項子京家。今不知藏於誰

氏矣。秋盦九兄以汪文端公縮臨蘭亭屬爲題尾。不揣弱劣輒亦效作於後。乾隆壬子秋七月二十有二日。識於小石帆亭方綱。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乾隆壬寅冬十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以定武落水本筆意。訂正萬松山房本摹此。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午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於萬松山房。李宓字義民。福建龍溪人。此石嘗爲王虛舟先生得之於燕市。後又爲揚州汪鋆中也所模刻。今二石並藏揚州黃氏家。虛舟跋云。用褚本縮成徑寸。刻於青田石。四面環轉。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校原本。不失豪髮。此又玉枕後一奇翫也。虛舟頗以不知其爵里爲恨。今予既得其里氏。而又得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頗有行次位置之移失。偏旁點畫之舛訛。不知虛舟先生何以云豪髮不失。甚矣精鑒之難也。予從耦堂侍御借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凡改定四十餘處。而後成之。然此特因李氏原刻。差誤太甚。至於臨寫之際。逐行逐字。爲之推算改正。是以雖校李氏本。爲已經釐正。而仍不敢自信爲豪髮之逼眞也。他日儻得遇良工。爲我勒於寸石。仍當重摹一過。以求精至云耳。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北平學人翁方綱。識於蘭盟書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蘇齋唐碑選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翁方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實